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 
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癩師入佛肚 任吳張夢授聖姑姑

炊餅皆烏火不燒，豬頭扎眼術能高。只因要捉癩師去，致使三人遇女妖。

話說當下癩師見任吳張三人趕來，急急便走。緊緊走，慢趕慢走，不趕不走。三人只是趕不上。張屠道：「且看他下落，卻和他理會不妨。」三人離了東京，行了一二十里，趕到一個去處，叫做蛟虯莫。那條路真個冷靜，有一座寺，叫做莫坡寺。只見癩師趕到入莫坡寺裏去了。張屠笑道：「好了！他走入死路了，看他那裏去？我們如今三路去趕！」任遷道：「說得是！」吳三郎從中間去趕，張屠從左廊人去趕，任遷從右廊人去趕。

癩師見三人分三路來趕，逕奔上佛殿，爬上供桌，踏著佛手，爬上佛肩，雙手捧著佛頭。三個齊趕上佛殿，看著癩師道：「你好好地下來。你若不下來，我們自上佛身，拖你下來！」癩師道：「苦也！佛救我則個！」只見癩師把佛頭只一攏，那佛頭骨碌碌滾將下來。癩師便將身早鑽入佛肚子裏去了。張屠道：「卻不作怪，佛肚裏沒有路，你鑽入去則甚？終不成罷了！」張屠爬上供桌，踏著佛手，盤上佛肩，雙手攀著佛腔子望一望，裏面黑暗暗地。只見佛腔子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把張屠劈角兒揪住。張屠倒跌入佛肚裏去了。吳三郎、任遷叫聲：「苦！」不知高低，兩個計較道：「怎地好！」任遷道：「不妨事，我且上去看一看，便知分曉。」吳三郎道：「小大一哥，放仔細些，休要也入去了。」任遷道：「我不比張一郎。」即時爬上供桌，踏著佛手，盤在佛肩上，攀著佛腔子望裏面時，只見黑暗暗地，叫道：「張一郎，你在那裏？」叫時不應，只見一隻手伸出來，一把揪住。任遷吃了一驚，連聲叫道：「親爹爹！活爹爹！可憐見饒了我，再也不敢來趕你了。我特來問你，要炊餅，要饅頭，砂餡，我便送將來與你吃。」只見任遷頭朝下，腳朝上，倒撞入佛肚裏去了。吳三郎看了，道：「苦呀！苦呀！他兩個都跌入佛肚裏去，我卻如何獨自歸去得？」欲待上去望一望看，只怕也跌入了去。欲待自要回去，這兩個性命如何做道理處？只得上去，望望供桌來，手腳酥麻，抖做一堆，不敢上去。尋思了半響，沒奈何，只得踏著佛手，攀著佛腔子。欲待望一望，只怕跌了人去。欲進不得，欲退不得。吳三郎即自思量道：「好沒運智，只消得去尋些硬的物來，打破出佛肚皮，便救得他兩個出來。」正待要下供桌，卻被有個人在背後攔腰抱住了。只一攏，把吳三郎也跌下佛肚子裏去了。一腳踏著任遷的頭，任遷叫道：「踏了我也！」吳三郎道：「你是兀誰？」任遷應道：「我是任遷。」吳三郎道：「張一郎在那裏？」只見張琪應道：「在這裏。」任遷道：「吳三郎！你如何在這裏來了？」吳三郎道：「我上佛腔子來望你們一望，卻似一人把我攏入佛肚子來。」任遷道：「我也似一個人伸手劈角兒揪我入來。」張屠道：「我也是如此。這揪我們的，必然是癩師，他也要得我們夠了。四下裏摸著，若摸得他見時，我們且不要打他，只教他扶我們三個出佛肚去。他若不肯扶我們出去時，不得不打他了。」

當時，三個人四下裏去摸，不見癩師。任遷道：「原來佛肚裏這等寬大，我們行得一步走一步。」張屠道：「黑了，如何行得？」任遷道：「我扶了你行。」吳三郎道：「我也隨著你行。」迤邐行了半里來路，張屠道：「卻不作怪，莫坡寺殿裏，能有得多少大？佛肚裏到行了許多路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前面一點明亮。吳三郎道：「這裏原來有路！」又行幾步看時，見一座石門參差，門縫裏射出一路亮來。張屠向前，用手推開石門，注目定睛一看，叫道：「好！這裏山清水綠，樹密花繁，好一個所在！」吳三郎道：「誰知莫坡寺佛裏有此景致！」任遷道：「又無人煙，何處可歸？」張屠道：「不妨，既有路，必有人煙。我們且行。」又行二三里路程，見一所莊院。但見：

名花灼灼，嫩竹青青。冷冷溪水照人清，陣陣春風迎面暖。茆齋寂靜，銜泥燕子翻風，院宇蕭疏，弄舌流鶯穿日。騎犢黃頭稚子，吹來短笛無腔；荷鋤黑體耕夫，唱出長歌有韻。羸羸瘦犬，隔疏籬亂吠行人；兩兩山禽，藏古木聲催過客。

張屠道：「待我叫這個莊院。」當時，張屠來叫道：「我們是過往客人，迷蹤失路的！」只聽得裏面應道：「來也！來也！」門開處，走出一個婆婆來。三個和婆婆廝叫了。婆婆還了禮，問道：「你三位是那裏來的？」張屠道：「我三個是城中人，迷路到此。一來問路，二來問莊中有飯食買些呢？」婆婆道：「我是村莊人家，如何有飯食得賣。若過往客人到此，便吃一頓飯何妨。你們隨我入來。」三個隨婆婆直到草廳上，木凳子上坐定。婆婆撥張桌子，放在三個面前道：「我看你們肚內飢了，一面安排飯食你們吃。你們若吃得酒時，一家先吃碗酒。」三個道：「恁地感謝莊主！」婆婆進裏面，不多時，拿出了一壺酒，安了三隻碗。香噴噴地托出盤鹿肉來，斟上三碗酒。婆婆道：「不比你們城中酒好，這裏酒是杜醞的，只好當茶！」三個因趕癩師走得又饑又渴，不曾吃得點心，聞了肉香，三個道：「好吃！」一人吃了兩碗酒。婆婆搬出飯來，三個都吃飽了。三個道：「感謝莊主，依例納錢。」婆婆道：「些少酒飯，如何要錢！」一面收拾傢伙入去。三人正要謝別婆婆，求他指引出路，只見莊門外一個人走入來。

三個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正是癩師。張屠道：「被你這廝窩了我們半日，你卻在這裏。」三個急下草廳來，卻似鷹撲燕雀，捉住了癩師。正待要打，只見癩師叫道：「娘娘救我則個！」那婆婆從莊裏走出來叫道：「你三個不得無禮，這是我的兒子，有事時便看我面！」下草廳來叫三個放了手，再請三個來草廳坐了。婆婆道：「我適間好意辦酒食相待，如何見了我孩兒卻要打他？你們好沒道理！」張屠道：「罪過！莊主辦酒相待我們，實不知這癩師是莊主孩兒，奈他不近道理。若不看莊主面時，打他粉骨碎身。」婆婆道：「我孩兒做什麼了，你們要打他？」張屠、任遷、吳三郎，都把早間的事對婆婆說了一遍。婆婆道：「據三位大郎說時，都是我的兒子不是。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則個。」癩師走到面前，婆婆道：「三位大郎！且看拙之面，饒他則個！」三人道：「告婆婆，且請不願與今郎爭了，只叫他送我們出去便了。」婆婆道：「且請少坐，我想你三位都是有緣的人，方到得這裏。既到這裏，終不成只恁地回去罷了。我卻有法術，教你們一人學一件，把去終身受用。」婆婆看著癩師道：「你只除不出去，出去便要惹事。直叫三位來到這裏，你有什么法術，教他三位看。」婆婆看著三個道：「我孩兒學得些劇術，對你們三位施逞則個。」三個道：「感謝婆婆！」癩師道：「請娘娘法旨！」去腰間取出個葫蘆兒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葫蘆兒口裏，倒出一道水來，頃刻間波濤泛地。眾人都道：「好！」癩師道：「我收與哥哥們看。」漸漸收那水入葫蘆裏去了。又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放出一道火來，頃刻間烈焰燒天。眾人又道：「好！」癩師又漸漸收那火入葫蘆裏去了。張屠道：「告癩師！肯與我這個葫蘆麼？」婆婆道：「我兒！把這個水火葫蘆兒，與了這個大哥。」癩師不敢逆婆婆的意，就將這水火葫蘆兒送與了張屠。張屠謝了。癩師道：「我再有一件劇術教你們觀看。」取一張紙出來，剪下一匹馬，安在地上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那紙馬立起身來，尾搖一搖，頭擺一擺，變成通身雪練般一匹白馬。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眼大頭高背穩，昂昂八尺身軀。渾身毛片似銀堆，照夜玉獅無比。

雲錦隊中曾賽，每聞伯樂聲嘶，登山度嶺去如飛，真個日行千里。

癩師騎上那馬，喝一聲！只見曳曳地從空而起。良久，那馬漸漸下地。癩師跳下馬來，依然是匹紙馬。癩師道：「那個大郎要？」吳三郎道：「我要學那個紙馬兒法術。」癩師就將紙馬兒與了吳三郎。吳三郎謝了。婆婆看著癩師道：「兩個大郎皆有法術了。這個大郎如何？」癩師道：「娘娘法旨，本不敢違，但恐孩兒法力低小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一個婦人走出來。那婦人不是別人，正是胡永兒。永兒與眾人道了萬福。向著婆婆道：「告娘娘！奴家教這大郎一件法術，請娘娘法旨。」婆婆道：「願觀聖作！」胡永兒入去掇一條板凳出來，安在草廳前地上，永兒騎在凳子上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那凳子變做了一隻弔睛白額大蟲。這大蟲怎生模樣？有「西江月」為證：

項短身圓耳小，弔睛白額雄威。爪蹄輕展如飛，跳澗如同平地。

剪尾能驚獐鹿，咆哮嚇煞狐狸。卞莊雖勇怎生施，子路也難當抵。

胡永兒騎著大蟲，叫聲「起！」那大蟲便騰空而起。喝聲「住！」那大蟲漸漸下地來。喝聲「疾！」只見那大蟲依舊是條板凳。婆婆道：「任大郎！你見麼？」任遷道：「告婆婆！已見了。」婆婆道：「吾女可傳這個法術與了任大郎。」胡永兒傳法與任遷，任遷謝了。婆婆道：「你三人各演一遍。」三人演得都會了。婆婆道：「你三人既有法術，我有一件事對你們說，不知你三人肯依麼？」張屠道：「告婆婆！不知教我三人依什的，但說不妨。」婆婆道：「你們可牢記取，他日貝州有事，你們可前來相助，同享富貴。」張屠道：「既蒙娘娘吩咐，他日貝州相助。今乞指引一條歸路回去則個。」婆婆道：「我叫孩兒送你們入城中去。」癩師道：「領法旨。」三個拜謝了婆婆。婆婆看著三人道：「我今日叫孩兒暫送三位大郎回去，明日可都來莫坡寺中相等。」三人辭別了婆婆、永兒。

當時癩師引著路約行了半里，只見一座高山。癩師與三人同上山來，癩師道：「大郎，你們望見京城麼？」張屠、吳三郎、任遷看時，見京城在咫尺之間。三人正看時，只見癩師猛可地把三人一推，都跌下來。瞥然驚覺，卻在佛殿上。張屠正疑之間，只見吳三郎、任遷也醒來。張屠問道：「你兩個曾見什麼來？」吳三郎道：「癩師教我們法術來。你的葫蘆兒在也不在？」張屠摸一摸看時，有在懷裏。吳三郎道：「我的紙馬兒也在這裏。」任遷道：「我學的是變大蟲的咒語。」張屠道：「我們似夢非夢，那癩師和婆婆並那胡永兒想都是異人，只管說他日異時可來貝州相助，不知是何意故？」三人正沒做理會處，只見佛殿背後走出癩師來道：「你們且回去，把本事法術記得明白，明日卻來寺中相等。」當時三人別了癩師，各自回家去。有詩為證：

逍遙蝴蝶真成幻，富貴南柯亦偶然。

怎似夢中齊授法，等閒變化似神仙。

當日無話。次日吃早飯後，三人來莫坡寺裏，上佛殿來看，佛頭端然不動。三人往後殿來尋婆婆和癩師，卻沒尋處。張屠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你三人不得退心，我在這裏等你們多時了！」三個回頭看時，只見佛殿背後走出來的，正是昨日的婆婆。三個見了，一齊躬身唱喏！婆婆道：「三位大郎何來甚晚，昨日傳與你們的法術，可與我施逞一遍，異日好用。」張屠道：「我是水火既濟葫蘆兒。」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了葫蘆兒口內倒出一道水來。叫聲「收！」那水漸漸收入葫蘆兒裏去。又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一道火光，從葫蘆兒口內奔出來了。又叫聲「收！」那火漸漸收入葫蘆兒裏去了。張屠歡喜道：「會了！」吳三郎去懷中取出紙馬兒來，放在地上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：「疾！」變做一匹白馬，四隻蹄兒巴巴地行。吳三郎騎了半響，跳下馬來，依舊是紙馬。任遷去後殿掇出一條板凳來騎在凳上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那凳子變做一隻大蟲，咆哮而走。任遷喝聲「住！」那大蟲漸漸收來，依舊是條凳子。三人正逞法術之間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你們在此施逞妖術。現今官府明張榜文，要捉妖人，若官司得知，須連累我。」

眾人聽得，慌忙回轉頭來看時，卻是一個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帶金環。那和尚道：「貧僧在廊下看你們多時了！」婆婆道：「吾師怨罪，我在此教他們些小法術。」和尚道：「教得他們好，便不枉了用心。教得他們不好，空勞心力。可對貧僧施逞則個。」婆婆再教三人施逞法術，三人俱各做了。婆婆道：「吾師！我三個徒弟何如？」和尚笑道：「依貧僧看來，都不為好。」婆婆焦躁道：「你和尚家，敢有驚天動地的本事？你會什麼法術，也做與我們看一看則個。」只見那和尚伸出一隻手來，放開五個指頭，指頭上放出五道金光，金光裏現五尊佛來。任、張、吳三個見了，便拜。

三個正拜之間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這座寺乃朝廷敕建之寺，你們如今在此學金剛禪邪術？」和尚即收了金光，眾人看時，卻是一個道士，騎著一匹猛獸，望殿上來。見了婆婆跳下猛獸，擎拳稽首道：「弟子特來拜揖！」婆婆道：「先生少坐！」先生與和尚拜了揖。任、吳、張三個也來與先生拜揖。先生問道：「這三位大郎皆有法術了麼？」婆婆道：「有了！」先生道：「貧道也度得一徒弟在此。」婆婆道：「在那裏？」只見先生看著猛獸道：「可收了神通！」那猛獸把頭搖一搖，擺一擺，不見了猛獸，立起身來，卻是一個人。眾人大驚。婆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客人卜吉。卜吉與婆婆唱個喏。婆婆道：「卜吉！因何到此！」卜吉道：「告姑姑！若不是老師張先生救得我性命時，險些兒不與姑姑相見。」婆婆問先生道：「你如何救得他？」先生道：「貧道在鄭州三十里外林子裏，聽得有人叫聖姑姑救我則個。貧道思忖道乃婆婆之名，為何有人叫喚。急趕入去看時，卻見卜吉被人弔在樹上，正欲謀害。貧道問起緣由，卜吉將前後事情對貧道說了，因此略施小術救了他大難。」婆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恁地時，先生也教得他有法術了？」卜吉道：「有了！」婆婆道：「你們曾見我的法術麼？」和尚同道士道：「願觀聖作。」只見婆婆去頭上取下一隻金釵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變為一口寶劍。把胸前打一畫，放下寶劍，雙手把那皮貝就一拍，拍開來。眾人向前看時，但見：

金釘朱戶，碧瓦盈簷。交加翠柏當門，合抱青鬆遶殿；仙童擊鼓，一群白鶴聽經；玉女鳴鐘，數個青猿煨藥；不異蓬萊仙境，宛如紫府洞天。

眾人卻看了，失驚道：「好！」正看之間，只聽得門外發聲喊，一行人從外面走入來。眾人都慌道：「卻怎地好？」和尚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都隨我入來！」掩映處，背身藏了。

看那一行有二十餘人，都腰帶著弓弩，手架著鷹鷂。也有五放家，也有官身，也有私身。馬上坐著一個中貴官人，來到殿前下了馬，展開交椅來坐了，隨從人分立兩旁。原來這個中貴官叫做善王太尉。是日卻不該他進內上班，因此得暇，帶著一行人出城來閒遊戲耍。信步直來到莫坡寺中，與眾人踢一回氣毬了，又射一回箭。賞了各人酒食，自己在殿中飲了數杯，便上馬。一行人眾隨從自去了。

眾人再到佛殿上來。婆婆道：「我只道做什麼的，卻原來一行人來作樂耍子，也教我們吃他一驚。」張屠，任遷，吳三郎道：「我們認得他是中貴官，在白鐵班住，喚作善王太尉，如法好善，齋僧佈施。」和尚聽得，說道：「看我明日去蒿惱他則個。」眾人各自散了。只因和尚要惱善王太尉，直被他開封府三十來個眼明手快的、伶俐了得的觀察使臣，不得安跡，見了也捉他不得。惱亂了東京城，鼎沸了汴州郡。真所謂白身經紀，番為二會之人；清秀愚人，變做金剛禪之客。正是：

只因學會妖邪法，斷送堂堂六尺軀。